

画外话理

——胡小华国画一品

袁茂林



中国书画艺术是最具代表性的国学经典艺术的一种形式，是一种天地人沟通的无声语言。对书画艺术的理解也是考量一个人智慧、意志、精神、情感、认知和价值观的问卷。胡小华女士是这种语言的传承者，这种精神的守护者，这张问卷的回答者。她多年来笔耕不辍，潜心研修古法，又锐意熔古铸新，用大爱大美去感受和表达生命中的点点滴滴，向我们诠释了对待生存与生活的态度，用自己的作品架起了沟通世界的桥梁，链接了与大家交流思

想情感的纽带，传递着美的力量，点缀着生活的精彩。近期，我观赏（品鉴）了胡小华近百幅花鸟山水作品，从落款时间可以看出她的画技日趋成熟的艰难路径和刻苦学习的跋涉足迹。其作品不难看出胡小华自学尚且有所限制，比如线条技法单调，虚实关系概念不甚清晰等瑕疵。但用笔准确简练，用墨酣畅淋漓，构图险中求稳，着色惜墨留白，正在一步步逼近中国画写意计黑当白、高度概括的艺术境

界。亦足以使观赏者畅游其中，领略作者内心世界对经典的敬畏，感受国画艺术在视觉、心灵和精神上带来的愉悦美感，以及丰富自身生活，启迪蓬勃的生命张力。记得木心先生有句话说得很好：“人生在世，需要一点儿高于柴米油盐酱醋茶的品相。”这句话就好在他提示人们：人活着要多一点品相。那么，什么是做人的品相呢？我常想，人类需要在经济物质的支撑下传承代代维系生存。但是，这只是动物行为而已，因为那仅仅是生存不是生活。只有在以经济

物质维系生存的基本条件下，同时汲取了诗歌、音乐、书画等真善美的慰藉，人类生命的意义才能从生存升华到生活层面上，释放人性的光辉。因为人类异于动物最本质的生活内容涵盖着品相、高贵和尊严。如果一个人眼里只有物质财富和权势地位而没有精神至归，那么他活得也太可怜、太冷漠、太无知了，因为他不懂得花的芬芳、诗的飘逸、音乐的缠绵、山水的灵秀和书画的风雅。真正能够拯救我们灵魂的是经济物质以外，那种超凡脱俗的、情感充沛的诗情画意。

胡小华的画作令我惊叹的是她以自学为驱动，站到向专业冲刺的赛道上，这就不得不使人对其国画艺术的聪颖天资而称快。难能可贵的是这种天资非多数人与生俱来。纵观历史，艺术家无非两种，一是科班出身的士大夫专家，二是民间修行的草莽英俊。国画界至今无人超越的旷世巨匠齐白石就属于后者。不管哪一种艺术家，除了技术性专业知识外，无不必备两种利器——生活和爱心。胡小华本身就是一条深潜于生活深层的“游鲤”，又因为不乏博爱性情而涉足画界，这种环境因素正是专业艺术家的垂注所在。因为胡小华的勤奋和执着，我对她一定会获取更专业的技能毫不置疑。我认为下一步发展重在修炼成为一名中国文化的饱学之士，这是实现自身华丽转型的引擎。

中国书画承载着非常丰富的儒释道思想，国画最重要的语言形式在于形成了一整套阴阳对立、辩证统一的思维方法。其中在对“黑白”关系的理解和处理中，老子“知其白，守其黑”的论述最能体现黑白关系处理的创作原则。在创作实践中要表现白的东西就要在黑色上多做文章；要表现黑的东西就要在白色上多下功夫。中国传统文化中，“五色”是与自然之“道”相对应而存在的。红、黄、蓝、白、黑五色，对应了东、西、南、北、中五方，金、木、水、火、土五行，宫、商、角、徵、羽五音，心、肝、脾、肺、肾五脏的基本属性。因而，国画是通过绘画造型对笔墨变化进行一种合理把握，是追求“天人合一”的写意艺术，而不是一门刻求于造型的绘画艺术。“天人合一”

的理念准确地表达了时间与空间、宇宙与生命、思维与感悟的基本含义，肯定精神与自然的统一，体现中国文化的基本内涵。其呈现在创作技术性操作上，对于虚与实、疏与密、白与黑、干与湿、浓与淡的笔墨关系处理方面，无不渗透着辩证思维的哲学法则，这种国画所特有的文化内涵的价值观是一种内在精神，一种思维感悟和一种对大自然整体规律的哲学关照。因此，国画体现的不仅是描绘的物象，更多的是画家思想理念的本身。“万物造化、中得心源”，说明“意识”是中国画的主体。要求画家有很高的书法、文学、哲学、伦理学以及自然、社会等众多综合功力，能做到应物象形，曲尽玄微，形象生动者是状物高手，可称画匠；而天机迥高，能思与神合，创意立体，妙合化权者自能传神，堪称画师；只有达到拙规矩于方圆，鄙精研于彩绘，笔简形具，得之自然，莫可楷模，出于意表者方能传韵，堪称大家。钢琴大师傅聪说：“艺术家最需要的，除了理智之外，还有一个‘爱’字，所谓赤子之心，不但指纯洁无邪，指清新，还指爱……而且这个爱绝不是庸俗的、婆婆妈妈的感情，而是热烈的、真诚的、洁白的、高尚的、如火如荼的、忘我的爱。”所以，自古以来有大成就的画家多注重对画外之功的修炼。

画里的技法是知识，画外的文化是根本。我是这么说的，胡小华就是这么做的。从她较为自信的系列作品《胡杨》的盘根错节，我读懂了她已经找到了厚积薄发的凝聚力的生长点。相信胡小华会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姿态，努力超越自身的凡俗之气，聚力造就自己的艺术品相。



走过青春

村里的磨盘

张黎

到陕北农村插队前，不明白每天吃的面是怎么来的，虽然知晓“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首诗，但小学课本里也没有讲述磨面的过程。

我1969年2月去陕北延安地区的富县南道公社丁家塬村插队，直到走进村里，进入村民日常生活，才亲眼见到石磨磨面的情景。村里几乎家家有石磨，家境好的有间磨坊，一般家庭的就是露天磨盘。

一开始我并不清楚石磨的结构，从外表能看到石头做的磨盘上有添加麦粒的磨眼，随着石磨旋转，不断有面粉涌出。等我亲自上手的时候，邻居婆姨掀开上面磨盘往中间铺洒麦粒时，我才看清楚里面有一排排倾斜的石槽，上下交错，随着磨盘旋转碾碎麦粒，就这样一遍遍地碾压出麦粒里的白色物质，再通过筛箩，漏到木箱里的就是面粉了。

磨面，在村里一般是婆姨做的活儿，男的不愿意干。我倒是想学学，于是，我就找队里比较熟的大姐帮忙教我。她告诉我，转天要磨的麦子得头天晚上处理干净，先在碾盘上碾几圈，把麦粒中掺杂的小土块压碎，用簸箕筛出麦粒中的尘土，麦粒倒入大筐箩里，撒上适量清水搅拌均匀后润一晚上，第二天一早就可以磨面了。如果不洒水润，麦粒过于坚硬，石磨一两遍很难压碎，而且干麦粒磨出的面也不如润过的白。热心的村民告诉我，一百斤小麦磨七十五斤面就叫七五粉，磨八十五斤面叫八五粉。相比较的话，七五粉出粉量少、面粉颜色白。

通过磨面，大姐就如何处好邻里关系还给我上了一课。她说，磨完面，磨盘里剩下的碎麦残渣千万别清理，得留给石磨主人，作为使用人家工具的答谢。还有，如果你们不想干磨面的活儿，就委托队里婆姨们代做，但要把磨完面剩下的麸皮给人家作为酬谢，你们没喂养猪吗呀呀的，人家拿回去可以当饲料。

我一度对制作石磨心生好奇，村民告诉我，凿石磨可是手艺活，好石匠做出来的石磨出面快还细。一旦哪个石匠的手艺出了名，家家户户，甚至十里八乡的都只认他的活儿。我觉得磨盘上的磨眼也很神秘，很有讲究，大姐们根据磨面时的出面效果决定插不插棍，或是插几根棍。包括两盘磨之间碾压交错的石纹的角度、深浅，都是石匠们实践与智慧的结晶。

后来查了资料，我知道了石磨是春秋战国的鲁班发明的，距今已有2500多年。石磨发明前，人们使用的是杵臼，一下下把谷物捣碎，那比石磨费力且慢很多。实践出真知，鲁班正是细心观看了无数杵人的劳作，突发灵感，发明出以磨代杵的磨盘。战国时磨盘还叫“碓”，汉代才开始叫“磨”。纵观石磨的由来与发展，鲁班确实很了不起，很伟大。之后又不知何时何人，借用水流和风力制造出水磨、风磨，使生产力得到进一步解放。

1970年，我去粮站打工几个月，在那里接触到了电动磨面机。电动磨面机没有水润麦粒这个环节，但磨出的面一样雪白，尤其是第二、三遍的面。电动磨面机操作简单，一合闸磨就旋转起来，筛面的兜子与磨一体化，磨由石磨改进成金属磨，耐磨性更强，但鲁班石磨的原理没有变。如今两千五百年过去，发明家鲁班设计的石磨原理依然发扬光大，造福人类。

通过磨面，我才知道要学的东西很多，到农村不光是干活儿那么简单，人生处处皆学问。回到北京以后，我经常想起村里的石磨，想起大姐教我磨面的情景，想起新面粉蒸馍的香味儿，想起我好奇地趴在石磨上研究它的工作原理。这些，也伴随着我的知青往事永远印在心里。

扁担

李连科

下乡插队干农活，我学会了使用不少农具，锄地的有“锄”，割麦的有“镰”，刨地的有“镢”，砍柴的有“斧”。而我用得最多的、经常不离身的农具是扁担。别小看这不起眼儿的东西，“四两拨千斤”，一根扁担闯天下。尤其对于一个农民来说，肩上挑的是扁担，也是一家人的生计。扁担是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劳动用具，也是一种最为常见、最为简便的搬运工具。挑水、挑土、挑粮，都离不开它。

过去村里使用的扁担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竹扁担，一种是木扁担。木扁担长，竹扁担宽。北方农家用的扁担一般都是木扁担。

扁担大多选用重量合适、硬度适中、强度高、弹性好，不易变形，不易虫蛀的桑木、黄杨木、柞木制作而成。陕北的大山里这些木材都有，用这样的木料做的扁担不会变形，也不易断裂，弹性也好。

参加生产队集体劳动，挑粪施肥是常有的事。一根扁担、两个柳条筐，一担肥料有70到80斤左右，还得挑到距离50到60米甚至更远的田地里。对于干农活经验不丰富的我们这些知青来说，的确是个不小的考验。即使这样，我们也毫不懈怠。在农家，与扁担紧密相伴的东西是筐子。筐子大多用柳条、荆条编织而成。主要用来挑肥、挑土、挑秧苗，以及挑各种蔬菜瓜果等。再就是收麦时，把割下的麦子捆起来，再用扁担挑上。

扁担用得久了，会被磨得越发明亮，而那或深或浅的纹路就像一本神秘的古籍，记录着农民的不易、岁月的沧桑。一根扁担、一份责任。扁担，与农家人一起，走过了岁岁年年，跨过了沟沟坎坎。挑着艰辛，担着风雨，为农家挑来了希望，担来了前程。如今，我再回去乡下种地，仍然能轻松地用扁担挑水浇地，重温那段旧时岁月的坚持与改变。但扁担留给我的不只是记忆，更有用之不竭、取之不尽的精神财富。



摘棉花

崔淑英



我在延安插队的村庄周边地形比较复杂，有山、有沟，还有一些平地。所以，农作物也就多种多样。山上梯田种玉米、谷子，平地上种蔬菜、瓜果、棉花，村边也有些枣树、核桃树、果树等等。

我们从小生活在北京的知青，从未见过长在地里的棉花，对棉花

从下种到收获，怎么管理，更是一无所知。听当地老农讲，棉苗出土后先要间苗，就是在适当位置留下好苗、壮苗，除掉弱苗和杂草。苗长大后要摘除长在下部的几片叶子，促进棉苗多分枝，多开花结果，俗称“脱裤子”。开花前还要掐顶和劈掉不开花不结桃的“风杈子”，浇水、施

肥等各个环节更要精心管理。夏季，棉花开始开花结桃，绿油油的棉桃有核桃大小，形状很像水果桃子。到了深秋，成熟棉桃裂开来，其形如花苞，花心是一团白绒绒的棉花，这就到了摘棉花的季节了。

一天，生产队长安排我和另一名女知青苑丽英去摘棉花。初到农村的女知青对农村的一切都充满了好奇，什么农活都想尝试一下，我俩自然很高兴地接受了任务，并做好了各自的准备。我用我自己的包袱皮缝了一个大布袋，用带子固定在胸前，准备用来装摘下的棉花。走近棉田，远看如白雪遍地，近看好似一团团白雪挂在枝头，又美又富有诗意。摘棉花并不是一件简单轻松的活儿。首先，要全神贯注寻找可摘的棉花；其次，要不断地弯腰伸手；最后，要出手准确到位。木质的棉桃裂开后，外壳顶端很尖锐，一不小心就会把手扎破，并且桃内的棉花必须要全部掏出来，不能“留胡子”。顺着田垄边摘边向前走时，棉花的枝条刮在腿上又痒又痛，很是难受。实际操作了一段时间后，我逐步领悟出了摘棉花的动作要领，必须要眼、手、腰、腿一起相互协调配合。

当地的婆姨日常在家带娃做饭，很少下田干活，最多干一些撒羊粪、翻红薯秧等轻松的工作，一般不会去干摘棉花这类又难又累的农活。我们北京知青都是青年人，觉得摘棉花是件新鲜事儿，而且都有股子冲劲，接受能力强，喜欢争强好胜。我和苑丽英就在暗中较劲，都想摘得比对方多一点儿，既挣足了面子又可以多记工分，也免得完不成任务挨批评。我一边摘一边偷看苑丽英，只见她两只手上下翻飞，摘棉花又快又准，我也不由自主地加快了动作。汗流满面顾不上擦，扎破了手也不去管。收工后，我们把摘下的棉花拿到队里去称重，苑丽英摘了6斤6两，我摘了6斤5两，两人不分伯仲。回窑洞的路上，我眼前仍是一片白茫茫的，觉得腰酸腿疼，全身乏力，只想躺下休息。可这才是第一天，接下来天天如此。就这样，我们两人一共摘了5天才把棉花摘完，队长的脸上也露出了笑容。

通过摘棉花，我深刻体会到世上无难事，只要有决心、不怕苦、敢实践，就一定会成功。

陕北农村生活的点点滴滴，至今都让我记忆犹新，从那里我迈出了成长的第一步。我爱那个小山村，更爱勤劳淳朴的延安人。